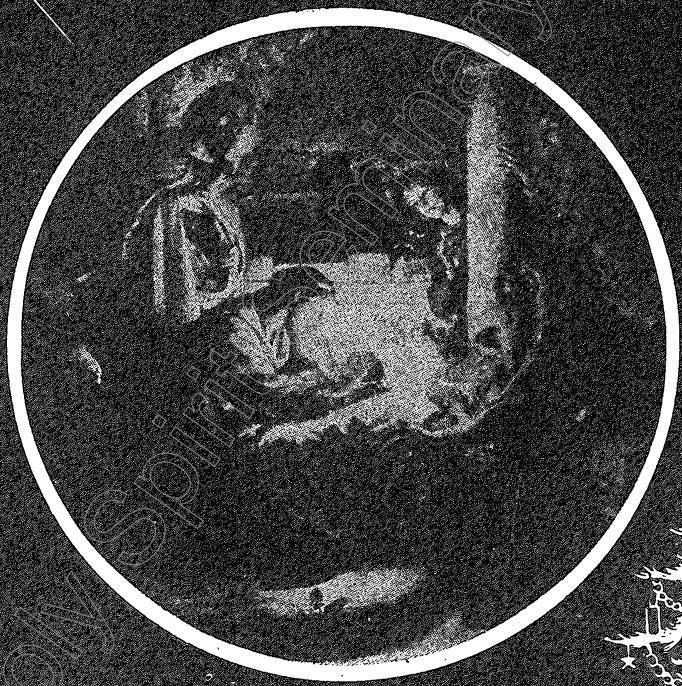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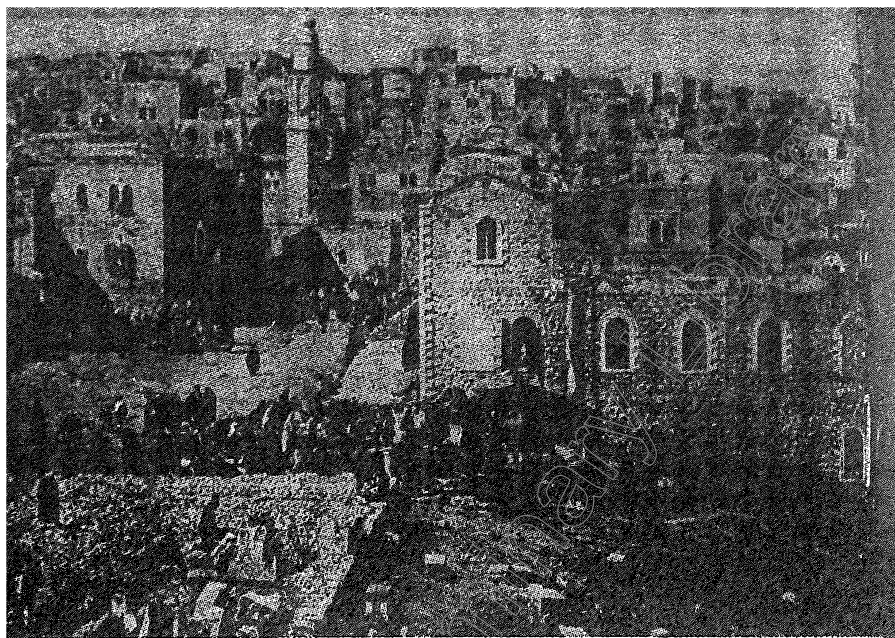
半月刊



105

1955年12月16日





白冷郡，吾主耶穌的誕生地，現屬以色列共和國。





第 105 期 目 錄

半月談：慶賀吾主耶穌的降生.....	(2)
對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團的認識.....	李德培神父 (5)
國外短訊.....	(12)
盤屋教區李伯漁主教摘去反革命分子侯樹仁的神杖.....	(13)
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敵我.....	李樹洙神父 (14)
不但人民不要他們，教會也不要他們.....	徐声波神父 (16)
嚴懲叛國害教的反革命分子.....	王承義神父 (16)
愛國愛教的典範——徐光啓.....	周健鐘 (17)
講道台：迎接耶穌聖誕.....	王思賢神父 (22)
論善過耶穌聖誕占禮.....	李永和修士 (24)
金蘋果.....	(25)
各地簡訊.....	(27)
新人新事.....	(30)
讀者來信：王守遠覺悟過來了.....	(33)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 (35)

廣 告

(半月刊) 第 105 期 1955年12月16日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月 6 期 0.6 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天津五區西寧道 9 号)	6 个月 1 2 期 1.2 0 元 1 年 2 4 期 2.4 0 元
印 刷 者	天津新晚報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一區和平路 240 号)	(國外及掛号另訂)

天津市期刊登記証津刊字第004号

慶賀吾主耶穌的降生

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即將來到。在迎接這個喜慶的日子的時候，我們教友們都在準備着神形一切，來慶賀吾主耶穌的降生，以期得到天主的恩典，多作些有益身靈的善功；同時也更虔誠地祈求：願天主以祂無限的權能，賞賜我們神形健康、祖國繁榮、世界和平。

盡人皆知，耶穌是和平的君王。祂的降生，就是要把和平的福音帶給人類，使人類脫離魔鬼的統治，脫離罪惡的深淵，重新得到升天堂的希望。祂一降生，天神們便在空中高唱：「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這分明是昭示給我們：人類必須和平地生活在这世界上，享受太平，如同天主享受祂那無窮的榮福於高天之上一樣。耶穌在世 33 年，無時不是在為宣傳和平的福音而努力；最後，為了拯救人類，更甘心順從天主大父的命，被惡人釘死在十字架上。

吾主耶穌降生迄今，已將近兩千年。在這兩千來年的時間裡，人類社會雖然歷經戰爭的災害與破壞，但到底還是和平獲勝。這是因為，儘管魔鬼的奴僕們如何好戰，而多數人還是善良的、熱愛和平的。所以，無論好戰者用什麼美妙的言詞掩蓋他們的真正企圖，到頭來，失敗與滅亡的總是他們自己；而善良的人民，終歸是要得到和平的勝利的。到今天，人們更找到了一個消滅戰爭的根本方法——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祇有社會主義，才是世界永久和平的有力保證。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將剷除戰爭的根源，而代之以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共為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我們的祖國曾經是個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國家，但自從中國共產黨與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後，便走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解放後這幾年來，全國人民都在為社會主義的建成而積極奮鬥，因此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從事建設。因此，我國自建國以來，就始終奉行着和平的外交政策，並為爭取和平解決一切國際爭端而努力。幾年以來，我國在世界和平事業上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也正因为我國與以蘇聯為首的世

界和平民主各國家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得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愈來愈減少了。但是，我們仍不能高枕無憂。因為在這世界上還存在着以侵略別人為生的帝國主義者，這些魔鬼的門徒，為了他們的利益，甚至利用宗教，指使教會的敗類（如龔品梅、劉和德、郝鼎等），進行種種陰謀破壞活動。這些破壞和平、破壞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破壞聖教會的叛徒，是每一個愛好和平、愛祖國、愛教會的中國天主教徒所不能容忍的，也必引起天主的義怒。因此，他們受到了正義的譴責、國法的制裁。

今天，在我們用最大的虔誠與喜悅來迎接吾主耶穌的降生的時候，我們都必更加激發我們愛天主、愛和平、愛祖國、愛教會的善情，因之我們也必更憤恨那些背棄天主、破壞和平、破壞國家、破壞教會的叛徒們。讓我們行動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這些叛徒們，以表示我們對吾主耶穌與祂所喜歡的神聖的和平事業的虔誠與熱愛。祈求天主賞給我們必要的恩寵，賞給我們明智與勇敢，使我們不但能識別這些披着羊皮的狼，並且能夠英勇地把牠們從耶穌的羊棧中肅清出去。

对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团的認識

李德培神父

(1) 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团不但是國家的罪人， 也是教会的罪人

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团的罪惡行为，肯定地說，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令，应予以相当的制裁。如今我們站在教会的立場上，來討論這個問題：是否龔等反革命集团同時也違反了天主教的教义和教規？

(1) 龔等反革命集团違背了教会傳統的作風和精神：耶穌是天主父派遣來的默西亞——救世主。祂來在世上，為解除普世人類的罪惡，拯救人們的靈魂，建立祂在世上的天主神國。然當時的猶太人對於默西亞的來臨具有一種虛渺的幻想：他們以為默西亞來到之後，可以富國強兵，征服天下；並能從羅馬人的鐵蹄之下把他們拯救出來而建立自己的猶太國。宗徒們的思想也是如此：他們誤認為他們的師傅——耶穌既是默西亞，將來登極作了人王帝主，他們一定也可能隨同師傅享受榮華富貴，不再度漁樵勞

累的生涯。耶穌為扭轉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曾不憚其勞地再三申明過：祂來到世上並不是為爭權奪利，窮兵黷武，建立一個君王霸主的國家；而實為的是建立一個平等博愛、和平謙遜、神貧廉潔、虔誠慕道的天國——聖教会。祂用譬喻講解天國的道理的時候，在瑪竇經第13章一章內祂用了「天國」二字至少有10次之多。耶穌曾囑咐宗徒弟子及眾人說：「你們務必先尋求天主的國及它的義德；其餘的東西——肉身所需要的一切物資，天主必定加惠於你們。」（路加，拾貳，31）耶穌在比拉多面前受審問的時候，耶穌答說：「我的國不是在這個世界上。倘若我的國在這世上，我的臣民一定要起來抵抗，我也不致於被交付到猶太人手裡。但是我的國，不是在這裡。」（若望，拾捌，36）

据「宗徒行夾」記載，聖神降

臨後，宗徒們開始傳揚耶穌真教，而猶太人及法利塞惡人們到处查拿信徒，宗徒們也多次被拘捕，但被釋放時，他們載欣載奔地回來，因他們以為為着耶穌的名字，堪當受了屈辱。但他們未嘗將信從耶穌的人組織起來擾亂當時政權，以圖報復。（宗徒行實，伍，41）再看一看聖保祿宗徒囑咐我們的話：「人人都該服從政府，因為沒有權力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當權者，都是由天主制定的。誰敢違抗政府，就是違抗天主所建立的制度，而違抗者必招致懲罰。」（羅馬書，拾叁，1）「你們要時常勉勵眾信友服從上司和長官，遵守他們的命令時刻準備行善。（鐸書，叁，1）首任教宗聖伯多祿也囑咐我們說：「你們應該為愛主的緣故，服從一切長官。」（伯前書，貳，13）

從聖教會建立2,000來年，曾有多次真的教難。許多的善良教士和信徒，為愛主，為救人，為教義，為信德甘心就義，棄捨了自己的性命；但從未聽說某善良教士將信徒武裝起來，抵抗當時政權。聖教會對我們的教導：在患難中，我們的英勇精神，是忍受，而不是反抗。在封建帝王時代，根本談不到信

仰自由，因此有的善良教士在朝廷內作官為宦，但目的不是為榮華富貴，而為的是有機會給當代的君王臣佐闡明天主教的真義，庶能邀得普傳聖教的自由。如利瑪竇等曾在明朝作過多年官，但他們從未把中國的版圖，或中國的軍事政治等機密彙報給他們的本國，搞些間諜活動。

依據上邊所談的，我們暫結論一下：（1）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團實違背了耶穌的聖訓、宗徒們的教導及歷代善良傳教士的表樣。他們既是基督第二，不仿效耶穌的表樣：殷勤懇切地積極廣揚聖教，專務天國；反而搞些特務、間諜、叛亂的勾當。他們破壞土地改革，破壞抗美援朝，破壞「鎮反」，破壞「三反」「五反」等運動，甚而拷打愛國信徒，監禁修女，私藏軍火、电台、刑具等等，這裡邊那一點是正當的宗教活動呢？（2）若果真在教難時候，我們絕對地該當勇敢堅貞，縱然捨生致命，也是義不容辭的。然在現時的昇平世界，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喧囂教難來到，大禍臨頭；什麼「受苦吧！」「致命吧！」大喊其反動口號，企圖煽惑教友，以遂其顛覆人民政府的陰謀。

難道說他們看不見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6年來在社會道德、經濟建設、軍事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突飛猛進的偉大成就麼？他們這是螳臂當車，自找滅亡而已。

(2) 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團侮辱了聖母：他們硬說：「聖母在朝鮮上空顯現，助美軍勝利。」稍有一點世界知識的人，可以研究一下，朝鮮戰爭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戰爭。朝鮮位於中國日本之間，從1910年起被日本奴役達35年之久。幸於1949年蘇聯軍隊打垮日本軍國主義，朝鮮由此得到自由解放。朝鮮人民尚在喘息未安之際，1950年以美帝為首的17個侵略國家又對朝鮮發起了殘暴無情的戰爭，妄想以兩週的時間蕩平全朝鮮。試問朝鮮與美國相隔半個地球，與其僕從幫兇的國家相離也不知幾萬里，所謂風馬牛絕不相及，它們有什麼理由來攻打朝鮮呢？肯定地說，美帝侵朝戰爭是一個侵略性的，掠奪、欺壓弱小民族的戰爭。他們造謠聖母在朝鮮上空，祝美軍勝利，把聖母詆譭成了海盜的幫兇了！

他們還說：「聖母已預言，世界三大戰，這就來到。」按世界第一次大戰時，生靈塗炭，物產

的毀滅難以數計，因此聖教會命他的信徒們在聖母禮文的末尾加念一句「和平之後，為我等祈」的誦詞，呼求聖母早日賞賜全世界持久的和平，眾黎民百姓一起享到昇平幸福。而他們說聖母預言三次大戰又來，好像聖母不顧人間的疾苦，是一個殘暴的好戰分子。他們硬把聖母拉入戰爭販子中間，侮辱聖母能有比此更甚的麼？

(3) 龔品梅集團違犯了聖教法典第2335條：「凡擅敢參加煽惑破壞聖教會或合法政權的團體者，僅因其事實（自降的）受通常被保留於宗座之棄絕罰。」他們組織了「救國革命黨」、「中國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員會」等反對和破壞人民政府的團體，是不是該受到本條文的懲罰呢？

他們還違犯了法典第141條第2款：「凡教士不得以任何方式扶助國內戰爭及破壞公共秩序。」龔等以言論、以行動助長內戰，擾亂秩序，企圖摧毀現政權；肯定地，他們也觸犯了這一條。

(4) 龔品梅集團違犯了天主教的純正教義：按聖教會在1869年舉行的梵蒂岡大公議會的議決案：「國家與教會是必須和睦團結的，

这个团结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基於两个社会因和睦而獲得的利益，乃因为至上帝权威的命令，祂是大自然的創造者、聖寵的根源，这两个不同社会(國家与教会)的制定者。因此这个团结不是隨意可以臆造，而是有严格的义务当遵行的。」(見Gasser; Acta et Decreta C. Vaticani, t. VII, P. 624)

按神学理論：縱然政府或中央政权主要的不是由於有信仰的人位或政党組成的，它只要承認聖教会为合法人民团体，許可信仰自由，並能如同保護公民一样地保護聖教会的权益，我們就該擁護它，服从它的法令，响应它的号召，为能達到祖國富强、人民幸福的目的。(見Theol. Dog. Tanqueray T. 1, p. 635 et seq.)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5条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86条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18歲的公民，不分民族……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88条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天主教人士虽然信奉了天主教，但依然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法律上与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同样地

受到人民政府的保護；除此以外，憲法还明文規定出來「信仰自由」的权利。故此我們实在沒有理由再反对、破坏我們的政府。

「人民有選擇自己國家的政体和社会制度的权利。」这也是我們天主教的神学理論之一。(出处同上) 故此國家的政体、社会的制度能够隨着人民覺悟的程度及人民的需要而轉變：大家同意君主，君主就是合法的政体；大家同意民主，民主就是合法的政体。試看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建立及政府的組織，是由全國人民的代表們產生出來的。全國六万万人口，除了極少數的地主及反動分子外，99%以上的老百姓全都擁護它，服从它。所以說，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人民自己選擇的政体；这个政府，就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誰若是反对它、違抗它，就是反抗全國人民，也就是反抗天主。

叛亂，按我們教会的教义，是不許可的。凡操有國家政权的人，众百姓對於他們必須愛慕、恭敬和服从。他們虽是由人民推举出來的，但「沒有合法的政权不是从天主來的」，因此也就是由天主來的。古

經訓道篇17章17節說：「在各個民族之上天主全建立了治理的首長。」還有上邊我已經引証了宗徒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勸我們服從政府的話。根據以上的道理，叛亂或摧毀合法政權是絕對不許可的。教宗庇護第9世在禁絕錄處罰了第63個

邪說：「不听从合法官長，拜或反抗，是可以的。」（見Theol. Moral. Genicot T.1 P.286）從此我們可以斷定：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獨違犯了國法，是國家的罪人；而且也違犯了教規教義，又是聖教會的罪人。

（2）學習和討論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是不是

違犯教規，而影响到「良心不平安」？

為解答這個問題，今冒昧地提出幾個問題來，以便共同研究。

（1）教義與政治是截然兩件事，絕對是該分開的。按我們教會內的習慣說法：教會事件（Res ecclesiastica）與世俗事件（Res profana）是區別開很清楚的。教會只管教會事件，政府治理世俗事件，這是聖教會2,000年來一貫的實例。「聖教會不當將自己混雜在純世俗事件內，只能在側面輔助政府完成它福國利民的任务。」（見Tanqueray，同上）故此這2,000年來，政體的改革、朝代的興替、社會的演變，不知凡幾，然聖教會從未被捲入漩渦，而隨之滅亡。這是教義完全與政治脫離的一個鐵証。在封建時代，常有帝王利用宗教，統治庶民。他們這樣的作風，同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作侵略工具，是

一樣的不合理。但聖教會歷代的教宗及聖師們為爭取教會的自主、信仰的自由，與當時執政者作過無數劇烈的鬥爭，這又是政教不能混合的一個證明。政治與教會雖然是分離的，但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協合、互相輔助的。教會方面該協助政府匡正人心，提高道德水準，使人民易於奉公守法；而政府方面予教會以法律上的保護及物資的援助，使之能發展廣揚，進行榮主教人的工作。

（2）政、教固然是當分開的，但一個人，無論是信徒或神職人員，絕不能脫離政治而生活。一個人絕不能因為奉了教，而就可以不守國法，不盡法律規定的義務，不是國家的人民了。即教會本身亦不能脫離政治而存在。在物資方面，必須受政府的供應；在法律方面，

必須受政府保護。這是很明顯的一端道理，前邊已經談過，不必再煩絮多言。（見Tanqueray, 同上）

（3）每一個奉教人，一方面有政治，一方面有信仰，這是兩個立場。這兩個立場雖然是在同一個主體內而是可以分開的。比如同是一個主體，立了功，就当受賞；犯了罪，就当受罰；沒有人敢說這是矛盾的。再比如在世界第一次大戰，有許多法國神父入伍服兵役；如果在前綫上，對方是一個信徒，當然可以開槍把這神父打死。因為，在前綫上被打死的是法國兵，而不是一個聖教會神父。設若說，法國兵同聖教會的神父同是一個主體，絕對是分不開的；那麼，只許他打別人，而別人不許打他，這豈不是扯天下之大謊麼？就龔品梅等而論，政府絕不能因為他們是神父主教，而不是反革命，就逮捕他們；同樣地，也絕不能因為是主教神父，雖然反革命，也不逮捕他們。因為反革命與主教神父是絕對的兩個立場。倘若有人問，龔等被逮捕後，是否依然是主教神父？這個問題是教會內部關乎教義及個人覺悟如何的問題，政府方面不加以干涉。今限於篇幅，對這個問題不多敘述，如

有必要，以後我們再專題研究。

（4）討論龔等的反革命事實，是否有傷「愛德」，或違犯「不許恨人」的誡命？

按「愛人」的誡命，是叫我們愛人的肉身、靈魂、功勞、德行，而並不是叫我們愛人的毛病。愛人的毛病，就是溺愛不明，姑息養奸，同流合污，一樣地也該受罰。不許「恨人」的誡命，是叫我們不許恨人的肉身，咒他得病早死；不許恨人的靈魂，咒他犯罪下地獄。恨人的毛病，等於幫助他改過自新，不但不是過錯，而且是立功勞的善舉。聖保祿在致加拉達人的書信內，記載着他曾很嚴苛地批評過首任教宗宗徒聖伯多祿，並且也當面申斥了聖伯多祿。但從未有人說聖保祿害了聖伯多祿的尊位。（加拉達書，貳，11）從此可以看出，反對或諷諷人的過錯，不等於不尊敬，或侵犯了他的地位。耶穌也曾詳細地教給過我們兄弟之間彼此批評的方式：「若是你的弟兄犯了過失，你先個人去改正他。若他不聽，你再邀上一二個知己同去。他若再不聽，你只可把他申訴於教會——行政當局。他若還不聽教會，就該如同罪人一樣把他棄絕。」（瑪豆，拾

擱，15；路加，拾衆，3）兄弟間的批評勸戒，甚而對於罪大惡極、頑強抗拒的人的檢舉和控訴，按着耶穌的道理，不但是許可作的，而且是當辦的。再耶穌垂施這番教訓的時節，並未分別出神品人與世俗人應有不同的對待來。聖教法典 120 條規定的不許在世俗法院控告神職人員，不是本質的問題，而是手續的問題。我們對龔品梅等，並不是希望他們早死早下地獄；而是期待他們能夠真心實意地向政府坦白交代，回頭改過，重新作人。

（5）聖教法典 119 條規定着：「信友們對於各級神職人員，應按着等級的予以適當的敬禮；凡對他們施以實際侮辱者，實犯褻聖之罪。」我們學習和討論龔等的反革命材料，是否即是加給他們實際的侮辱，觸犯該條法典？

按神學的解釋，實際的侮辱有以下幾項：（1）誣讒：以莫須有之事，硬給人扣帽子；（2）毀謗：無相當的理由，敗壞他人的名譽；（3）無緣無故的洩露人的隱私，致為害身靈；（4）當面加以侮辱的行為，比如打罵等。（見 Theol. Moralis）

我們討論龔等的反動罪行材料

，（1）不是誣讒或毀謗的罪行；因為他們反革命的活動，經政府調查揭發，載在報章，人盡皆知，在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事實呢？（2）按人的名譽和本身的秘密，如同本身的財寶，任何人不得隨便侵犯或洩露；但在妨礙第三者權益，或為害公共利益時，他人不但沒有代為保護的責任，而且有檢舉他、控訴他的義務，為的是使大家不致受他的損害；因為公共的利益，常是放在個人利益以上。（3）龔品梅等遠在上海各地，已經政府逮捕。我們研討他們的問題，絕對不是當面打罵他們，何有實際侮辱之可言？故此我們實未觸犯法典。

（6）倘有人問，在學習會上，討論龔品梅等主教神父們的問題——罪行，是不是給教友們立不好的表樣？

按壞表樣，括言之分為兩種，魔鬼性的惡表，狹心性的惡表。前者是專為引人作惡犯法，以達其敗壞人靈的目的，在任何環境下，都是不許可的；後者，它的本質不是壞的，只因第三者心靈的軟弱，見了這樣的表樣而陷於惡，這種表樣有些微的理由，就許可作。（見 Theol. Moralis）

我認為有些人抱着党同伐異的成見，煽動別人認贖、凌辱不合己意的神職人員或信友或其他人，這才實在是坏表樣。若說討論龔等的反動材料，其目的是在从學習中取得經驗教訓，提高個人的警惕，提高個人的愛國熱忱。這並不為的是譏笑他們，恥辱他們。依我主觀的看法，這不但不是坏表樣，而更是引人向善的好表樣。

吾人行事，不拘關於甚麼問題（並不只限於我們現在的問題），總要先養正陶成個人的良心，尤其是為人表率的神職人員們，更該正確個人的良心，庶幾在工作上有一定的準繩，而不致犯錯誤。按神学的定义：良心就是現行行为的倫理道德的判断。判断我們現在的行为是善是惡，是許可或不許可。但是这个判断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

，故此我們的良心，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良心固然是一個主觀的东西，但它的養成，完全繫於客觀的道理和事物。「人非生而知之者」，說的很有道理。假使我們一味地用盲目的感情作事，鮮有不陷於錯誤者。比如某人實在不是強盜，而你主觀硬說他是強盜，以致把他打死；因你不顧客觀的事实，犯了嚴重的錯誤，是該受審判的。故此為養成我們正確的良心，必須察考客觀的事实，研究客觀的理由，回顧客觀的环境，追尋客觀的人物，若說我的良心就是如此，改正不過來；別人幫助也無濟於事。如果这样，我們就成了「矯飾無知」，就更加大我們的過錯了。

圍繞着声討、譴責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团的問題，拉雜地談了這些。誠懇地請大家批評和指導。



捷克天主教修院院長 獲和平獎金

據上海「天風週刊」載：捷克斯洛伐克保衛和平委員會於每年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就義紀念日（9月8日）頒發和平獎金給國內對和平運動有特殊建樹的公民。1955年獲獎者共19人，天主教修院院長佛蘭地捷克·德拉倍克博士獲得了和平獎金。

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暗藏 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盤屋教區李伯漁主教當眾宣佈

摘去反革命分子侯樹仁的神權

陝西盤屋若瑟堂本堂趙欲立神父給本刊來稿說：11月4日，盤屋神長9人、教友12人，參加了縣人民委員會召開的各界人士座談會。會議由該縣薛縣長作了題為「行動起來，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報告，統戰部李部長作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人民的死敵」和「侯樹仁反革命分子是天主教的敗類」兩個報告。聽過報告後，到會神長教友對龔品梅、侯樹仁等反革命分子的罪惡，表示了無比的憤怒。盤屋教區李伯漁主教說：「國家法律是普遍的，人人都該遵守；教會法律是部分的，神職人員與教友都該遵守。反革命分子不但違犯了國法，也違犯了教規。」接着，他當眾宣佈摘去反革命分子侯樹仁的神權。大家對李主教這一正確措施，熱烈擁護。

會議並通過了聲討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及侯樹仁反革命分子的決議。

會後，參加會議的神長和教友們在李伯漁主教辦公室舉行座談會，進一步討論如何在教會內展開有關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宣傳的問題，決定由到會的神長和教友向他們所接近的教友進行傳達。趙欲立神父回到本堂後，已向圍棋寨、柏樹底、臨川寺等處教友作了傳達。

又：本刊最近接到盤屋千家灣本堂劉澄民神父來信，聲討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侯樹仁反革命分子。劉神父在信中說：「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侯樹仁反革命分子的行為，沒有一樣合乎教義。他們不但違犯了國法，也違犯了教規。根據他們反人民的罪惡事實，我完全擁護政府把他們逮捕法辦。這不但是為人民除了大害，並且也純潔了教會。」

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

山西省朔縣教區 李樹洙神父

龔品梅、郝肅等暗藏在我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團，偽裝了多少時候，終於在偉大的肅反運動中，被我公安機關破獲，這件大快人心的事，是肅反運動中的重大勝利。同時也說明：反革命分子無論如何偽裝的巧妙，總是難逃人民法網。他們是國家的叛徒、教會的敗類、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蔣匪幫的有力幫兇。逮捕他們，一給國家除害，二給教會除害。為此，我感到非常慶幸；並且衷心擁護政府適時而極正確的英明措施。

反革命分子是很狡猾的。他們一貫用的是陽奉陰違、有攻有守的兩面手法。嗅覺不靈、警惕不高的人，或是以「超政治」、「超國家」自命「清高」的教友，多有被他們矇蔽、利誘的。多少無辜的男女青年，無知的虔誠教徒，都在他們「宗教語言」的煙幕下，上了他們的圈套，做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勾當。他們說：「愛國就不能愛教。誰參加革新愛國運動，就是叛教，不能升天堂。」這全是怪誕不經、

毫無根據的謔言。試問，聖經上那一章、那一節命我們不能愛國？所謂「虔誠的外籍傳教士」，不愛他們的祖國嗎？難道他們連天主十誡第四誡也忘了嗎？他們還說：「聖母在南朝鮮顯現，世界三次大戰要起，全球人類要死掉三分之一。」這些反革命分子，連人民死多少都要計算出來。請問誰給了他們這杈柄？按照我們的道理：只有天主才能知道未來的事，只有祂是掌握人死生的。過去，我們被矇蔽，認為他們是我們的「主教」、「神父」，懂道理多，說話定然有理。今天，剝去他們的外衣，才知道他們原 is 外披羊皮、內藏狼心；假藉神杈，仗恃所謂「威信」，替紮養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分子——宣傳，企圖拉攏教徒及神職人員，同他們同流合污、助紂為虐，更能加強他們的反動勢力，甚至顛覆人民政杈。

記得去年陰曆正月間，我曾去過太原一趟，見了郝肅幾次，在談話中，他發覺我對愛國運動有些不

滿，就告訴我說：「更好還在家中住吧！（我是在自己家內勞動的）不要參加革新，因為革新就是叛教。能不參加頂好不要參加。待些日子再說吧！」還說：「現在他們（指人民政府）所以有宗教政策，是為欺騙我們，利用我們。我們也要和我們（指人民政府）兩相利用起來，趁機也搞些活動。不要過於胆兒小，能幹多少幹多少。」此外，還有些記不清的類似話語。當時我對郝孺很表示欽佩，覺着他「真有公教精神」！還記得：今年夏季，我在太原參加山西省天主教愛國神職人員第三期學習班時，曾去過態度高傲、官僚氣十足的宋建勳家中幾趟。他家裡老是滿了男女青年學生，幾無插足之處，所以常是小坐即去。有過一次我又去了，沒人。我見他書架上擺着好多進步書籍，如：「毛澤東選集」、「實踐論」、「資本主義總危機論」等，隨便談到一句，他說：「我們真該感謝毛主席及共產黨；不然的話，外國人（指過去的外籍傳教士）不會一下走光。到現在，那些傢伙們，還會騎在我們頭上的。」我笑着說：「老宋，真進步啊！」他還很自滿

地說道：「你說得對！」當時我心裡也很羨慕。沒想到，他們竟是恬不知恥、陰險毒辣的反革命分子。我想，不只我，還有好多人，同樣受了他們的欺騙。

帝國主義存在一天，我們就不能麻痹大意、驕傲自滿。肅反鬥爭是複雜的、長期的、尖銳的鬥爭。我們絕不能為認反革命集團已被破獲、首惡分子已被逮捕，就感覺可以高枕無憂、萬事大吉了，無原則地讓勝利衝昏頭腦。敵人的手法是極其巧妙的，鬼計是多端的。如果我們不採取有效措施、防患於未然的話，狡猾的老狐狸精，定會改頭換面，另來一套。為此，我們各地愛國教徒，尤其是愛國的神職人員，經過這次教訓，更該加強學習，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敵我。隨時隨地地同敵人展開無情的鬥爭，與全國人民一道，團結在政府的周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暗藏在我天主教內以及各個角落的反革命分子。這樣，我們不唯保衛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並且還能更進一步地純潔我們的教會。

不但人民不要他們，教會也不要他們

陝壩天主堂 徐声波神父

帝國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的利益，是完全與勞動人民的利益相違背的。廣大人民要求迅速從被剝削、被壓迫的痛苦中解放出來，過幸福的生活；而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却要騎在多數人的頭上，因而狂妄地來破壞人民政權。雖然帝國主義勢力已被逐出中國地面，而帝國主義所留下的一批忠實走狗們，仍在繼承他們主子的衣鉢，希望他們的主子捲土重來。像這樣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在我們的教會中就出了不少！

自解放後，人民政府對我們的宗教信仰，照顧得無微不至，對我們某些人的思想落後、認識不清，也是諸般諒解，耐心教育，將他們引向正路。但其中竟有些慣以成性

的、堅決與人民為敵到底的分子，死不悔改，這真使一般善良人民恨入骨髓了！那末，今天傅亭維、周其智等反革命分子的被逮捕，是他們自己走上了死路，罪有應得。

就拿傅亭維來說，遠在二年前，人民就給他以人民代表的榮譽，今年又給他以河套行政區政協委員的光榮職位。據此種種，還有甚麼理由來反對人民呢？他們這種罪惡活動，不但違犯了祖國的政策法令，而且也違犯了我們的教義與教規，他們也就是人民與教會的死敵。因此不但人民不要他們，就連我們的教會也不要他們。我堅決擁護政府這一正確措施，並要求政府予以嚴厲的懲罰！

嚴懲叛國害教的反革命分子

漳州天主堂 王承義神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3條明文規定「保衛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天主十誡中的第四誡也是叫人愛祖國

。愛國，保衛祖國，這是一個公民最起碼的條件，任何神職人員和教徒都必須做到。但是以鄭長誠為首

（下轉第21頁）

愛國愛教的典範——徐光啓

· 周健鐘 ·

2

萬曆31年，徐光啓又到南京，想再晤利瑪竇，但利瑪竇已到北京去了，會見了意大利神父羅如望。羅如望陪他進堂朝拜天主，給他講解天主道理。這時他進教的心情十分迫切，就在堂內住了幾天，日以繼夜地鑽研道理，離開的時候，他把利瑪竇所寫的「聖教要理」上下兩卷帶回，一夜的功夫就看完了，並且基本上能記憶全文。第二天來見羅如望，請求領洗。羅如望為了考驗他信德是否真誠，要他作8天的預備工作，每天必須到堂聽一次道理，但他認為一次不夠，每天自動到堂兩次學習道理。8天期滿後，羅如望給他付洗，取聖名為保祿，這時徐光啓年43歲。領洗奉教後，因適值年終，春節已近，就返回上海家中。

萬曆32年5月，徐光啓到北京赴甲辰禮部闈試，和他一道赴考的還有兩位舉人。路過南京時，他住在天主堂裡連續15天，每天望彌撒，領聖體，學習道理，常辦告解，同時還勸同行的兩位舉人也領洗奉教。到了北京，會試的結果，名列88名，取了進士，這次一榜進士計308名。徐光啓鑒於過去屢試失敗，本來不打算參加殿試，但後來想到不妨試一試，殿試後，竟出乎意料地點了第4名翰林，任翰林院庶吉士。既做了官，因此他在北京定居了。利瑪竇這時也經常在北京進進出出，以西方科學作傳教工具，希望結識一位人物，介紹和朝廷打交道，以便被允許在北京正式傳教，而徐光啓這時正熱中於研究西方進步科學，在這樣的機遇中間，徐光啓和利瑪竇漸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朝夕相處，共同研究學術，特別集中下功夫在天文、曆法、數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上，著名的「幾何原本」，就是在這一時期（萬曆33—35年）由利瑪竇口述、徐光啓執筆譯成的。

徐光啓為了使他的家庭中人都能認識天主起見，萬曆34年把他的70多歲的父親接到北京來，學習聖教要理，領洗奉教；他的夫人和他的兒子子駿以及媳婦等一家人，也經過徐光啓的通信宣揚，先後領洗奉教了。萬曆35年，他的父親在京逝世，完全按照聖教會禮節來治喪，他扶柩回南安葬。在這期間，親自勸導了50人領洗奉教，同時在自己的上海住宅以西，買了一塊地，修建聖堂一座，配合當時在上海傳教的郭居靜，進行勸化外教人的工作。萬曆38年，又勸導了150人領洗奉教。他在家守喪3年期滿，於同年返回北京，到北京時，利瑪竇剛剛逝世。

這時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有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3人，但都沒有得到朝廷正式允准駐京傳教，而當時中國還沒有一個本國教士，傳教工作，陷於停頓。徐光啓為了使耶穌的福音在中國傳播，常設法使這些外國教士和朝廷接近，取得同意駐京，以利傳教工作。但是，必須說明，徐光啓是反對外國教士在中國取得傳教特權的要求的。萬曆39年陰曆11月初發生日蝕，朝廷欽天監推算錯誤，徐光啓便請禮部保舉精通天文曆法的龐迪我參與朝廷曆務，他自己和熊三拔製造天盤地盤、定時衡尺、璇璣玉衡等儀器。這些科學儀器的出現，在當時國內是創舉，因此徐光啓很快就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同時也給傳教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徐光啓的成就和聖教在中國的開展，引起了禮部侍郎沈淮的仇視。這個排除異己的沈淮，為了打擊徐光啓，消滅聖教，從萬曆44年開始，有計劃地發起一次教難，企圖拆毀聖堂，逼令教友反教，逐斥徐光啓。當時和徐光啓親密合作的新領洗奉教的李之藻，由於徐光啓的推薦，授光祿寺少卿，兼管工部都水事，首先遭沈淮排斥去了。徐光啓這時任翰林院檢討，在沈淮勢力之下，不得不退居上海。沈淮再三上疏誣譏天主教，徐光啓致書士大夫，大力駁斥其荒謬，在這樣禁教森嚴的恐怖空氣中，徐光啓不畏權勢，保護聖教。這次教難延續到天啓4年，為時達8年之久，由於徐光啓始終站在捍衛聖教的最前線，說服朝廷，終於使聖教平安無事。

與這次教難的同時，朝廷的腐朽統治遭到了空前的厄運。這時候，

關外的滿清勢力開始壯大，不時侵犯邊境，明朝對於這個強敵，束手無策。清兵不斷入侵，明兵不斷敗退，直逼到北京。萬曆46年，徐光啓奉旨到天津練兵抗敵。他認為要在軍事力量方面轉弱為強，首先必須具備優良的武器。他又轉到通州，計劃購買武器的工作，同時向朝廷正式建議：派人到澳門，購買西洋大炮，請西洋炮手同來，教練中國兵放炮技術。後來雖然購到大炮4尊，但因朝廷中一部份人嫉妬徐光啓，對此事多方阻止，結果徐光啓的計劃沒有見諸實行。正在這個時候，朝鮮遭到日本侵略，無力抵抗，朝鮮王求救於中國，徐光啓考慮到既不能在國內實現抗敵救國的心願，因此請求到朝鮮抗倭，並想利用這個機會勸朝鮮王領洗奉教，但這個計劃又被阻止。徐光啓抗清抗倭之策成了泡影，感到救國有心，効忠無力，內心是相當苦悶的。他在萬曆48年回到北京，這時，糊塗昏聩的神宗皇帝朱翊鈞死了，由其子朱常洛即帝位，是為光宗，在位只一個月，就遭到閹黨分子的秘密謀害。朱常洛的兒子朱由校繼之即帝位，是為熹宗，朝廷大事，完全掌握在閹黨首惡分子魏忠賢手中，皇帝成了十足的偶像。魏忠賢的忠實爪牙方從哲、沈淮等人，相繼入閣，作威作福。沈淮入閣後，為了死心塌地繼續排斥天主教，給徐光啓以種種污蔑和非難。徐光啓見奸邪當道，打擊聖教，四次請求辭退，在天啓2年回到上海家鄉。兩年以後，沈淮的陰謀真象大白，罷斥高職，朝廷重新傳召徐光啓進京。他回到北京，看見無恥太監魏忠賢仍然把持朝政，自己虽然是奉旨進京，當然還是不能被重用，因此他在北京住了一些時候，在天啓7年又回到了上海。

徐光啓回到上海不久，熹宗皇帝朱由校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檢即帝位，是為崇禎皇帝（思宗）。明朝的天下傳到崇禎朝，已是民窮財盡，危機四伏，充分顯示了腐朽王朝即將死亡的徵兆。因此，崇禎皇帝即位後，一開始就打算來一些政治上的改良，來苟延明朝統治的垂死命運。他模倣朝中一些正直人物的建議，宣佈了取締太監和起用故臣兩大措施。這兩項人事上的變革，使得垂危的統治，暫時穩定下來。但後來取締太監一事，僅僅是敷衍應付，沒有完全兌現。在起用故臣方面，作得較多一些，徐光啓也是被起用之一。崇禎元年2月，他奉了崇禎皇帝旨以

願官起復，不久授禮部侍郎，緊接着升為禮部尚書，按明制規定，遂兼任了文淵閣大學士，就在這短短的一年內，官職三遷。他入朝以後，首先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滿清入侵問題。崇禎3年，遼東全部淪於清兵之手，滿朝文臣武將束手無策，而不少武官，貪生怕死，棄城逃走，甚至陰謀妥協。當時徐光啓堅持主張選練精兵，購用西洋新式武器，對滿清抗戰，因此請旨派人到澳門辦理購買武器事，結果募得精通大炮技術的士兵400名，帶大炮10尊，由廣東北運，但到江西南昌，由於投降派的阻撓，朝廷改變了主張，這一抗清計劃破產了。徐光啓的愛國熱誠，又沒有達到目的。

徐光啓入朝後的另一貢獻是提倡科學，整理歷務，鑒於欽天監推算天文經常發生錯誤，他奏請崇禎皇帝採用西洋的近代科學歷法，崇禎皇帝准允他的請求，叫他擔任曆務監督，他便設曆局於宣武門內，會同西洋教士龍華民、鄧玉涵、湯若望等翻譯曆書，修訂曆法，繼續製造天文儀器。從此近代科學的曆法就在中國正式奠基了。



徐光啓墓（在上海徐家匯大堂西南）

在協助傳教工作方面，徐光啓以閣老的地位不時和宮庭中上下百官交談人生問題，從而引入聖教道理，由於正直的閣老奉教的影响，太監龐天壽、溥樂德等首先奉聖教，嬪妃宮女也都紛紛領洗奉教，宮庭中這一時期奉教的達450人之多，宮中並設有聖堂。徐光啓見朝廷中很多人歸化聖教，認識天主，內心是十分高興的。

入朝後的徐光啓，已經是將近70歲的老人，加上朝政、科學、教務三方面的工作，他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特別是处在大致当前、民不聊生的情況下，挽回國運、救民出於水火這些正義的責任感所加於這位老人身上的負擔是格外艰巨和緊張了。入朝4年的辛勤工作，他的身體由逐漸衰弱而患病。崇禎6年8月初病時，他再三上疏辭職，崇禎皇帝不准，一再挽留他安慰他，多次派太監去慰問他，並派御醫給他醫治，但病勢愈來愈嚴重，他自知病不能起，因此一心預備靈魂的事，不問世事。逝世前一個月內，曾經三次告解，多次領聖體。崇禎6年（1633年）10月初7日，這位愛國愛教的老人，度過了他光輝的一生，溘然逝世，享年72歲。徐光啓逝世後，教士教友一致哀悼，崇禎皇帝為了悼念他起見，也輟朝一日，並追贈太子太保，給諡「文定」。崇禎7年，靈柩運回上海別墅中，直到崇禎14年，才安葬於徐家匯大堂西南。

（未完）

（上接第16頁）

的這一夥反革命黑幫，毫無祖國觀念，是根本不愛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分子勾結在一起，不但危害人民，也危害了教會。他們利用神權，破壞愛國教徒和神職人員的正当宗教活動。記得去年有一次我正要做聖體降福時，鄭長誠反革命集團分子却當場阻止我主持這一宗教儀式，而把它交給帝國主義分子去主持。今天政府逮捕這些反革命分子

，完全是保衛國家人民利益，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英明措施，我表示竭誠擁護，並要求人民政府依法給予懲處。

這個反革命集團是全體人民的敵人，也是全體愛國教徒的敵人，我們天主教徒應該和全省人民一道，積極協助人民政府徹底肅清以鄭長誠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把暗藏在各個角落的反革命分子全都清查出來！

迎接耶穌聖誕



講道臺

• 王思賢神父 •

为了迎接即將來到的耶穌聖誕占禮，談幾句有關耶穌聖誕的道理。

第一，耶穌聖誕是我們天主教的基本節日。

為什麼說耶穌聖誕是我們天主教的基本節日呢？因為，如果沒有耶穌聖誕，耶穌不降世，連帶地也就不会有復活、升天、聖神降臨等大占禮了。聖教會所以特別重視這個節日，正是这个道理。不但天主教如此，世界上所有信仰耶穌基督的人，都隆重地慶賀這個節日。全世界約六億的基督信徒，在這一天的都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禮節，極其虔誠嚴肅地叩拜耶穌聖嬰，感謝耶穌降生救贖人類的大恩，並祈求耶穌降福個人靈魂肉身平安，全家平安，國家富強，世界和平。這正合了耶穌降生時天神在空中唱的歌——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從這一天起，天主和人

類和好如初了。

要理上說：「天主見人受了原罪的害，大發慈悲之心，當時就許下將來要救贖人類，使人再得升天堂的盼望。」自從原祖亞當厄娃犯罪以後，天主降罰他們，使他們不得進天堂。但是耶穌一降生，人類升天堂的希望又得以實現了。所以，在耶穌降世以前，古聖祖、眾先知都殷切盼望救世主的到來。果然，救世主來了。這是多麼重大的事啊！聖教會多年來隆重慶賀這個重大的事件，是有其道理的。

第二，耶穌聖誕表現了天主愛人之心。

當初原祖亞當厄娃背了天主的命，天主如果當時就罰他們立刻就死，就下地獄，也不為過。因為天主有言在先：「別吃命果，吃了就要死的。」到底天主沒那樣做，這已經可以看出天主是如何地仁慈了。不但如此，天主為了使人類有靈

新升天堂的希望，又打發祂的聖子耶穌降世為人，受苦受難，被釘十字架，流尽宝血而死。試看還有比這更仁慈的嗎？

天主虽是至仁慈的，同時也是至公義的。所謂有善必賞，有惡必罰。我們教友如果能够認識到天主的仁慈與公義，善體天主愛人之心，在世時多為光榮天主、愛人而努力，当然是最中悅天主聖心的事，死後必得天主的賞報；但如果以天主的仁慈為可欺，祇想到天主的至仁慈，忘記了天主的至公義，不守天主的誡命，不愛人，犯罪，結果如何，到審判的時候就知道了。但那時就要悔之晚矣，所以，我們必須及時悔悟，不要辜負天主的仁慈，時常為救自己的靈魂用心。在過这个大占禮時，尤其應該深思猛省。

第三，聖母瑪利亞為救贖人類的大功勞。

耶穌降世為人，是通過卒世童貞聖母瑪利亞才得實現的。聖母生耶穌，在耶穌降世前，依撒意先知就有過預言，說：「童女生子。」天主聖子降世前，天主聖神就保護了聖母的童貞。這也是因為聖母是德能全備的，因此在天神嘉俾厄爾來報時，聖母就說：「主之婢女在茲

，希惟致成於我，如爾之言。」這句很重要。因為如果聖母不說這句話，天主聖子即無法降生。因此，在救贖人類的大功上，聖母瑪利亞也是有份的。

在這至聖的占禮日中，我們一方面要感謝天主聖父打發聖子降世的大恩，一方面還要勉力為救靈而愛主愛人。不能因為有了耶穌的降生，就坐等升天堂。聖奧斯定說過：「天主造你時，不要你幫忙；天主救你，必須你自己出點力。」升天堂的大門，自從原祖亞當厄娃犯罪而關閉以來，到耶穌降生又打開了，但是能不能升天堂，還要看我們自己是否努力去爭取。如果我們不積極努力，認為領洗奉教就可以準保升天堂無問題，因而疏忽懈怠，甚至干犯天主的誡命，做下了種種罪惡，升天堂仍是無望的。因為，如果這樣，就是辜負了天主的仁慈，輕視天主的公義。對這樣辜恩負義的人，天主的懲罰，一定是要比對原祖亞當厄娃的懲罰還要重得多的。

讓我們歡慶偉大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同時也讓我們下決心痛悔自己所犯的罪惡，虛心改過向善，為爭取天堂而努力吧！

論善過耶穌聖誕占禮

• 李永和修士 •

我們聖而公教會諸占禮之首，耶穌聖誕大占禮，不久就要來到。在此短時期間，我們大眾信友該極誠懇地渴望这个大慶日的來臨，就如古時猶太人民之渴望救世主耶穌降臨到他們當中，為解救我們於罪惡及永死之縲絆中。在耶穌聖誕大占禮之本日，我們大眾信友一定都願意那無限慈善、無限慷慨並無所不能的聖嬰耶穌賞我們神形諸恩；耶穌無限慈善、無限慷慨並無所不能的聖嬰耶穌，亦必求之不得地願意賞給我們所願意得的那些神形諸恩。然而，為得那些神形諸恩，在我們一方面，我們有幾種該守的條件，這些條件就是該檢討和改去我們素日所有之惡習和毛病，善盡我們自己本地位之大小本分。此外，還要把聖嬰耶穌所有的良善、謙遜、潔淨、誠實、愛人等德修好。以上所說諸德，全是聖嬰耶穌所極喜悅接受的一些禮品，所以我們大眾信友，該盡我們的心力，做好我們為善過耶穌聖誕大占禮所該守的條件。誠能如此，則那無限慈善、無限慷慨並無所不能的聖嬰耶穌，一定不肯虛我等之所望，並接我等之所切望的，賞給我們神形諸恩。

（上接第26頁）

非曲直自有公論，你不能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你說他是「為了教會」，可是你總也拗不過這樣的事實：如果任憑他這樣搞下去，教會的前途非但沒有一絲好處，相反地，

祇有使人更看不起教會，不敢與之接近。更嚴重的是：因為你不恨，便給敵人鑽了空子，他們巴不得有這樣的机会呢？——「看，這是我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結果，必致你受到牽連而後已。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一个故事

• 沙勿略 •

忘記在哪本書上了，看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七歲的小加大利納与六歲的若望吵了架。他們為什麼吵架呢？——小若望有一个很好看的洋娃娃，是爸爸在他过生日那天送給他的礼物。洋娃娃的头髮是金黃色的，眼睛是碧綠的，比湖裡的水還要綠，穿着粉色綢子做的衣裳，上面繡着各种各样的花。小加大利納很喜欢这个洋娃娃，想用自己的坦克車跟他換，但是若望不肯。两个孩子就这样吵起來了。

当小加大利納坐在湖边生气的時候，魔鬼走來了。親愛的讀者們，你們以为魔鬼是怎样的？当然不是像我們在圖画中常見到的那样，头上有犄角的奇形怪狀。因为，如果那样，小加大利納早就吓跑了。不，不是的。魔鬼很聰明，他化

了裝，裝扮成一位神父。

「親爱的孩子，你在想什麼？」魔鬼对她說。

加大利納抬头一看，見是位神父，她便把自己和若望吵架的事告訴了他。

「若望是个男孩子，要洋娃娃有什麼用？应该是你的。」裝成神父的魔鬼道貌岸然地說。

「对，」加大利納听了魔鬼的話，自己越想越有理，「他本來應該給我。可是，神父，他不給怎末办？」

「那——」魔鬼眼睛轉了一下，「那你就去偷。」

「偷？」加大利納的小小的心跳了一下，「偷东西不是犯罪嗎？」

「孩子，」魔鬼說，「这不算犯罪。」看見加大利納一臉的疑惑，他又補上一句，「你不懂。我是神父，还能教你犯罪嗎？」

「不錯，」小加大利納心裡暗想道，「神父的話还能錯嗎？」於

是，她就去偷了若望的洋娃娃。

从此以後，小加大利納就成了魔鬼的俘虜。他教給她犯各種各樣的罪，一直到她25歲那年，親手毒死自己的母親。當然，這些罪都是魔鬼在神父的偽裝下教給她幹的。

一直到加大利納臨死的時候，她才覺悟過來。那是因為，有一天，她在夢裡見到了耶穌。耶穌對她說：

「加大利納！你還不回頭嗎？」

「回頭？」她一面望着耶穌的慈祥的臉，一面心裡打着鼓說，「可是，主啊，我這一輩子都是按着你的聖意去做了啊！」

「我的聖意？」耶穌嚴肅對她說，「你以為一切利用我的名義叫你做的，都是從我來的嗎？不對。他是冒了我的聖名的。」

加大利納這才恍然大悟，她後悔得覺得自己的心都疼了起來，她痛哭着說，「主啊，我受騙了！都是那神父……我再也想不到，是他……可是，你叫我怎樣認得出他不是你的牧人呢？」

「你沒有明悟嗎？」耶穌有些生氣了，「你應該知道，人的命不能相反天主的命。我不是告訴過你

嗎？——不許犯罪。你不知道我的十誡嗎？你為什麼不看一看，他的話是不是合乎我的誡命？」

……………

親愛的讀者們，這是個故事，但是，能說這樣事我們就遇到嗎？

為什麼對反革命不恨？

• 劉一鳴 •

對一件事或是一個人，為什麼恨？又為什麼不恨？這雖是一句平凡的話，但其中却包含着無限哲理。為什麼不恨？我所惡者，他亦惡之，我好好者，他亦好之。這是聲氣相通，有什麼理由恨他呢？朋比為奸，千里同心，同是「自己人」。又怎能恨他呢？不但我不恨他，別人恨他，我還得維護他。不然，有愧於良心，猶如舊小說中的強盜們的「義氣」，所謂「不出賣，不投降，不退讓」，死心塌地的為帝國主義服務，作賣國賊蔣介石的幫兇和走狗。不過，這些不恨的原因都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反革命罪惡已眾目昭彰，為全中國六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你不恨他，但也總不能阻止千千萬萬的人痛恨他；你說是「正義」，但是

（下轉第24頁）

各地 簡訊



武漢神長教友參觀展覽會

武漢市天主教愛國組織籌委會，為了配合武漢教友和神職人員肅反學習，特邀請礪口、江岸、江漢、武昌、漢陽各區教友、神父、修士、修道等，參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主辦的「美國空投特務罪証展覽會」和武漢市舉办的「反革命罪証展覽」。礪口區教友、神父、修士、修道等 500 餘人，於 11 月 7 日至 25 日，先後分別參觀了這兩個展覽會。其他各區教友也陸續參觀了這兩個展覽會。

「美國空投特務罪証展覽會」共分三個部分，展出了兩萬五千多件罪証。

武漢市舉办的「反革命罪証展覽」中，展出了武漢市及湖北省許多縣的公安機關，在廣大人民群眾大力協助下，破獲的各起反革命案件的罪証，其中包括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的罪証。

教友們通過這次參觀，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更加激起了對美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的憤恨。王玉山神父說：「展覽會所陳列的東西，是美國侵略者對我國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的罪証，說明美國是專門從事野心侵略，美國是破壞和平的，我們要堅決反對他。」顏治平、袁性天、李敏文教友說：「美帝國主義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陰險毒辣地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他們是我們人民的死敵，劉和德反革命集團，也與這些反革命一樣危害我們人民，也是我們教友的死敵。我們要以實際行動，響應政府號召，積極參加肅反鬥爭，徹底肅清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及一切反革命分子。」

★ ★ ★

武漢市教友集會控訴

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罪行

武漢市公安局破獲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案以來，廣大愛國教友大大提高了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劃清了敵我界限，激起了革命熱情，勇敢地揭露了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武漢教友紛紛聲討、

控訴這夥反革命集團的滔天罪行，11月22日又有2,400餘教友和神職人員，在武漢京劇院集會，進行揭發和控訴。

會上，教友譚學海、賀宏寶、陳曉玉、費克俊、王志傑和「公青」骨幹分子李慶先、「聖母軍」核心分子馬志玉、梁隸華等一致揭露劉和德反革命集團以宗教為掩護，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搜集情報、散播謠言，破壞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各項政治運動，破壞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毒害青年，強姦婦女，迫害進步教徒等一系列罪行。李慶先憤怒地控訴劉和德等反革命分子毒害、拉攏、利用他的經過，並且沉痛地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李慶先說：「他們抓住了我幼稚、愛出風頭的弱點，指使我打入文學中學學生會，篡奪了學生會的領導權，他們一再地『訓示』我，要抓住學生會這個有利的工具來反對青年團。」在發言中，他衷心感謝政府對他們一再耐心教育和幫助，把他們從反革命的泥坑中挽救出來。費克俊控訴：為了搜集我們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劉和德反革命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張順權派他打入青年團，並陰謀派他打入

共產黨。費克俊控訴說：「我畢業後，被分配到市委搞電話、審計的工作，張順權又從我這裡盜竊了市委機關人數、黨團員人數和學習情況等重要情報。以後我被調到工程總局（水利部工程總局）搞會計工作，張順權又緊緊抓住我，向我探問工程總隊工作內容、工作性質和黨團員情況。」「公青」骨幹分子張斯宏、「聖母軍」骨幹分子鄧昌惠，過去進行過種種反革命活動，但因為他們徹底交了自己的罪惡，並且積極檢舉了別的反革命分子，表示真誠悔過，重新做人，政府根據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在這會上宣佈給予他二人以寬大處理。這一嚴正的措施，得到了全體到會教友的熱烈擁護。

袁文華神父在會上講話。他說：劉和德反革命集團既為國法所不容，也是天主教會中的敗類。我要求政府嚴厲懲處這夥反革命分子，並且希望天主教友在愛國愛教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最後，由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智講話。他要求全市教友進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擦亮眼睛，為徹底肅清暗藏在天主教會內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而鬥爭到底。

江苏省神職人員舉行座談會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處於11月25日召開了全省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座談會。參加座談的有南京教區李維光代總主教和來自該省各地的副主教、神父95人，修女37人，教友代表18人。

座談會開始後，江苏省省長惠浴宇作了指示。指示中曾以大量的具体事实說明徹底肅清龔品梅和其他暗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集團與反革命分子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反覆地說明了政府的宗教政策，嚴厲地駁斥了「愛國愛教不能一致」的謬論。最後惠省長指出：到會的神職人員應通過這次座談會，提高政治覺悟，劃清敵我界限，為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在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 ★ ★

廈門青年教友舉行聲討

龔品梅等反革命集團座談會

福建省廈門市青年教友於11月20日舉行聲討龔品梅、鄭長誠等反革命集團座談會。出席座談的有大、中、小學的學生及醫務界、社會自學青年等人。

會上，許多青年控訴了龔品梅、鄭長誠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廈門

第二中學學生黃永嘉控訴說：「鄭長誠等反革命分子常威脅我父母來阻止我參加少先隊、青年團，不准我愛國，並說入青年團以後『要下地獄』。我要求政府嚴懲毒害青年的反革命分子！」廈門大學護士黃美玉說：「鄭長誠反革命分子與龔品梅反革命分子是一丘之貉。他們不但是祖國的叛徒，也是教會的敗類。」與會的青年們一致表示堅決擁護政府逮捕這些反革命分子，並表示要在鬥爭中擦亮眼睛，向一切暗藏的敵人鬥爭到底！

★ ★ ★

伊川縣周村鄉愛國教友紛起

聲討龔品梅、劉和德

反革命集團

河南省伊川縣周村鄉的愛國教友，對龔品梅劉和德等反革命集團事件進行了學習，進一步提高了覺悟，擦亮了眼睛，對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犯罪分子表示無比痛恨，堅決擁護政府逮捕他們，為祖國、為教會清除敗類的英明措施。

該鄉教友，通過上海、武漢教友對反革命分子鬥爭的教育，提高了愛國覺悟，以實際行動表達了他們的愛國意志，大胆檢舉了暗藏在該地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李書申的罪惡。



新·人·新·事



脫下舊人，穿上新人。

——聖保羅宗徒

祇要精打細算，就有好日子過

蔡國英是蕪湖教區運漕天主堂的一個女教友，解放後到蕪湖來的。她的愛人是個建築工人（瓦匠），每月工資47—8元。她家共有大小6口人。她和愛人過去在處理家庭生活方面沒有計劃，不會過日子；亂吃亂花，工資發到手不到十來天就花光了，而下半月又得向人借，否則就要發生困難。

自從國家實行糧食定量供應辦法後，蔡國英的心思就開始在轉變。她心想：「國家的糧食按人定量辦法是為了節約，不糟蹋農民辛辛苦苦的果實，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我家每月用起錢來，沒有個底，既沒有買個正經東西，還總是不夠用，一家老小一直沒有做件新衣。講起來他每月約拿50元工資，可都穿得破破爛爛，不但不能為國家節約，連自己身上欠的債都沒法還清，我得想個辦法才好！」於是，她就主動地和愛人商量，開了個家庭會議，如同在工作崗位一樣；她們的家庭會議也發揚民主，老小互相提意見和提出批評。他們還訂出了個保證，根據他們的保證，訂出生活計劃。現在她家過得很舒服。從10月份起，她把愛人全月的工資收入作了全盤打算，全月的生活開支只需34元，存10元在銀行裡，還剩下4元。現在她家過得很好，她常常吃飯時對孩子們說：「寶寶不要吵，也不要零食吃。媽給你吃雞蛋，做花衣。」孩子們很乖地說：「媽媽：我們不要零食吃了。」

蔡國英就這樣精打細算、有計劃地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有條有理，不但再也未聽到她叫過「生活困難」，而且常聽她說每月吃到不少的魚、肉之類的葷菜，日子過得滿富裕。

蔡國英由於肯動腦筋，改善了她家的生活。同時，也給我們一切因不善理家庭生活而造成生活「困難」的人以借鑑。（亞納）

守貞大姑王志傑劃清了敵我界限

王志傑是武漢市的一個虔誠教友，她從小發願守貞；一向在農村小學校做事。1950年到武漢，便在寶丰路聖母院洗衣服兼管聖堂。那時她聽信了帝國主義分子王賚、盧希聖及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分子的誘惑，破壞，不敢靠攏政府，以為反帝愛國是「叛教」，不但自己不參加愛國運動，反而阻止教友參加愛國組織，拒絕學習，不肯參加開會。直到54年政府明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時，經過政府對她進行教育和愛國教友的幫助，尤其通過今年春天參加政治學習班學習以來，曾親眼看到祖國偉大的建設工程，很受感動。但劉和德反革命集團分子威脅她「小心點」，她被嚇住了，不敢再往前進步。

偉大肅反運動開始後，武漢市公安局破獲了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劉和德反革命集團，並逮捕了劉和德等反革命分子，這時她的思想又動搖起來，懷疑政府政策，認為政府是在「消滅教會」。經過肅反學習，她又逐漸認識到肅反運動的意義，是要清除暗藏在教內的反革命分子，不是消滅教會。她看到報紙上揭發了龔品梅及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的罪惡事實後，才相信了教會內確實有反革命分子。同時也還看到目前的宗教活動是照常進行的，並未因肅清暗藏在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受到干涉，說明政府不是「滅教」的。肅反運動已發展到高潮，大部教友都已投入運動，大膽地檢舉反革命分子。愛國教友不斷對她進行幫助，但由於她思想上仍未擺脫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影響，思想鬥爭得很厲害，顧慮很大；害怕檢舉了教內反革命分子會遭到「棄絕，丟靈魂」，又怕立了「壞表樣」，害得別人「丟靈魂」。因此坐立不安，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經過愛國教友和神長的啓發，使她回憶起劉和德反革命集團的忠實爪牙喻德西，在防汛鬥爭時造謠惑亂人心，說什麼「今年洪水是天主罰人，人是防不了的」並阻止她參加防汛，並且積極破壞反帝愛國運動，打擊愛國神長、愛國教友，還利用她監視愛國教友，給她打手勢、作暗號，要她把愛國教友從聖體欄桿前拖下來的種種罪行。又想起：一天一個穿解放軍制服的人到她家裡，自稱是教友，姓李，請求她把帝國主義

分子王賽請來「听神功」，她將王賽請來，讓她們倆鬼鬼祟祟在神功架子裡傳遞了情報。所有刘和德反革命集团的罪惡事实，一件一件地湧現了出來，但每每想出头緒時，便就動搖了起來，產生了新的顧慮，害怕牽連到自己，還想到有些人對自己「不錯」，檢舉了他們感情上过不去，思想上背了新的包袱。当她寫檢舉材料時，畏首畏尾，苦惱起來，寫不下去；口头談吧，也是吞吞吐吐，毫不爽快。

後來她参加了全市教友声討刘和德反革命集团大会，看見那些教友理直气壯地控訴反革命分子，使她非常感動。她想到自己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受了他們的騙，自問為什麼還要包庇他們呢？留下这些人豈不是留下了禍根？心中既憤怒又慚愧，下定决心，向愛國教友學習。回家後，鼓起勇气，尽她所知道的坏人坏事全部檢舉了，劃清了敌我界限。她說：「今後我要積極参加愛國運動，再也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胡作非为、危害國家、玷污教会了。不論反革命分子披着『主教』或『神父』或其他的外衣，都要檢舉出來，尽到一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应尽的义务！」

（刘國政）

積極参加肅反鬥爭的吳素梅

提起吳素梅教友，在天津解放南路一帶，很少有不認識她的。她是一个家庭婦女，今年37歲，熟人都叫她吳大姐。她整天地为居民劳心費力，从沒有嫌煩、嫌累过，並說：「我家裡沒小孩，为大家跑幾步道，算不了嘛！」通过憲法學習以後，她更受感動，知道了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訂在了國家大法上，要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最近在五區上海道又開闢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堂，她深深为政府正確的宗教政策所鼓舞，因而更積極地响应政府的号召，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在國家实行粮食計劃供应時，她除了遵守以外，更深入大街小巷，挨戶進行宣傳，虽然正赶上自己開病，也不辭辛苦，往往与幹部在一起研究工作直到深夜，廢寢忘食地去貫徹國家的粮食政策，帮助很多居民認識了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好处。在肅反運動中，吳大姐激於痛恨反革命分子和熱愛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心情，更为報答政府給我們以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證，

（下轉第34頁）



編輯同志：

讀了「廣揚」半月刊第103期的半月談「向青年教友進一言」後，我心中有很多感想，對隱藏在我們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分子們引起了更強烈的憎恨。的確，青年教友是有其熱愛真理、熱愛教會的優點，青年教友的宗教感情是熱烈的；但由於經驗少，分析能力不足，過於天真、單純等缺點，很容易盲目的上了教會內壞蛋的當。這也是事實。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集團看透了這一點，也利用了這一點，因此，在我們青年教友中有一些人過去是深深地被他們毒害、欺騙了；甚至有的人被他們利用作了反革命的活動而不自覺，却以為是為教會而作的宗教活動。更有少數的青年教友到現在還執迷不悟。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事實！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集團的惡毒兇狠面目來了。

我過去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分子及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所毒害及欺騙很深的人，並且是被他們所利用的——「公青」核心分子，由於受毒害過深，我過去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直抱着仇視的態度。在他們的利用之下，我作了很多不利於祖國、不利於人民的活動，而自己一直是認為作的是傳教工作。自己從未感到新中國的溫暖、幸福及今天作一個中國人民的光榮。因此，對新事物從未睜開眼睛來看過，真正成了如吾主耶穌所說的「有目不睹，有耳不聞」的人。這樣一來，當然是會十分盲目的為他們所利用了。由於我過去對他們是那樣忠心耿耿，因此他們把我捧得十分高，尤其是在1951年以前在徐州昕昕中學讀書時，帝國主義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在教友同學中散佈了「王守達最勇敢」，「如果王守達跌倒了，別的人一定會跟隨着而跌倒了」無恥論調。這種論調在我的朋友中及同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拿我當做他們的榜樣。直到今天，還有人這樣流傳着這樣的論調。同時，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分子也不只一次的告訴我說：「你的影響很大，無論如何你不能跌倒控訴。」我當時及以後，覺得很光榮，我一直認為我自己的「責任」是這樣的「重

大」，始終未能脫離他們的魔爪，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裡來。

通过这次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我終於脫離了他們的控制而跳出了反革命的泥坑。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愉快，真正地作了熱愛真理、熱愛祖國、熱愛教會的教友；另一方面，也真正地看見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真正面貌。我不是什麼「跌倒」；相反的，我是斬斷了帝國主義及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對我毒害的魔掌而站了起來！我的揭發控訴是正義的行為。我的轉變也不是受了什麼「威脅」、「利誘」，而是在鐵一般的事實的教育下，認清了真理，認清了熱愛教會的真正途徑；是和這批教會中的敗類劃清界限而將他們清除出去。只有這樣，才是對被他們所玷污了的我們的教會真正的熱愛。在北方，特別是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很多我的朋友和同學，他們有的是受了我的影響而還執迷不悟的人，我深為不安。我雖然不會寫文章，但我卻希望能借貴刊一角地方，將我的感想發表。我很希望我的朋友們和同學們，能認清是非，接受事實的教育，發揮我們青年教友的熱愛真理、熱愛教會的優點，大家都能够勇敢地站起來，和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教會敗類、人民的公敵鬥爭，把自己過去在他們毒害、欺騙和利用下所作的對不起祖國和人民的事情勇敢地向政府交代、檢舉、揭發。這樣的行為，是完美的、光明磊落的行為，是名符其實的熱愛祖國、熱愛教會、熱愛真理的具體表現。朋友們！同學們！是我們應該覺醒起來的時候了！祖國人民在等待、歡迎着我們！我們今天這樣做，明天將會在各種不同的光榮崗位上，為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發揮出更多的力量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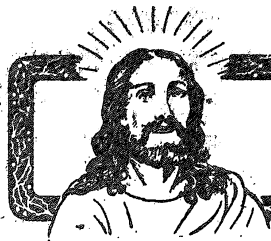
上海廣慈醫院實習醫師 王守遠

55年11月22日

（上接第32頁）

她便積極地投入這一鬥爭。有一個在歷史上曾參加過反動組織的教友，終於在她的幫助下，認清了政府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放下了包袱，向政府坦白交待了自己的問題；從而對於孤立和暴露反革命分子起了一定的作用。吳大姐這種積極工作的態度，給我們教友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李若瑟）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巖插圖)

119 耶穌申斥法利塞的罪狀

路加，拾壹，37—53

据聖史路加記載：「耶穌話猶未完，有一个法利塞徒請耶穌到他家去聚餐。耶穌当即应允，隨着去了。」按巴力斯坦居民的習俗，請客赴席多在傍晚；而这次法利塞徒要在中午請耶穌進餐，是別有用意的。惡人們見耶穌在訓誨群眾並申斥他們的毛病，說得条条是理，滔滔不絕；他們实在容忍不下去，乃想出一條妙計——請耶穌吃飯。藉此，一方面可以打斷耶穌的談話，一方面在宴席間，可以從容地找耶穌的錯處。

耶穌当然也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就大大方方地隨他們入了席。在座的除了法利塞徒外，還有幾個與他們臭味相同的經師學士作陪。惡人們全都遵循古禮：先洗手而後入座取食。然耶穌為表現廢除繁縟苛雜的古禮，建立新教規的精神，故意地不會洗手，隨同大家進食。

這一來招惹惡人們驚訝怪叫，彼此聳肩皺眉，表示不滿，並暗中私議道：設若这个人——耶穌真是先知，祂絕不能不遵守禮節，祂既肯公然違犯禮節，肯定地祂不是什麼先知。他們的鬼祟伎倆，耶穌早已猜到，乃不客气地接着上章申斥他們的話向他們訓戒說：「你們法利塞人們，如今只顧把杯盤的外面擦洗的乾淨；但在你們的內心中却充滿着貪婪和不義的惡念。昏昧的人們哪！造外面的天主，不是也造了裡面麼？但祇要你們把杯盤中物——私下的黑財，全施捨行了哀矜，那一切的一切為你們都潔淨了。」

「禍哉，你們法利塞們！你們儘管把薄荷、芸香並各樣的菜蔬繳納十分之一的奉獻；而對於公義及愛天主的義務反倒忽略置諸不理。那個——捐獻固然是該遵行的；這個——愛主更是不可偏廢的。」

一按十一之稅，只限田產，園圃產物，並不在規定之內；而法利塞輩竟把藥草及菜蔬也作了奉獻，為的表白他們守法比眾不同。

「禍哉，你們法利塞們！在會堂內你們搶佔首席，在街道上你們喜愛別人的敬禮。」

「禍哉，你們！你們猶如不顯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理會。」

到這裡，耶穌率直地揭發了法利塞輩的隱私醜惡。他們听了無不認為刺耳，然又碍於耶穌乃被邀請的上賓，不好当面反駁。在座的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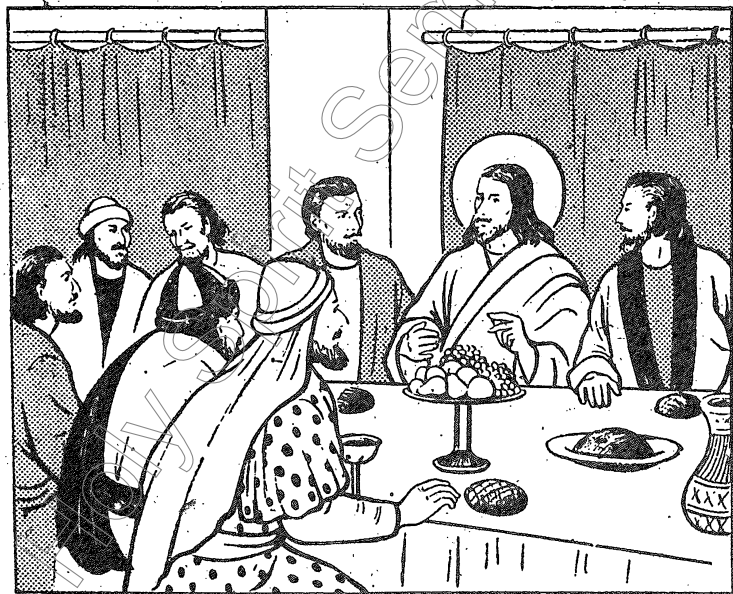
師學士們，同時感覺到自己的僥倖們受了這樣的責斥，心中恨的咬牙切齒，眉宇間也流露出很不自在的神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大膽地向耶穌責問說：

「師傅，你這樣的講法，不也侮辱了我們麼？」

當時的經師學士們也非善類，他們的假仁假義，並不亞於法利塞。既承責問，耶穌一不作二不休地，也給了他們一個當頭棒喝，希望糾正他們的錯謬思想和假善行為。

「你們經師學士們同樣也是有禍的！因你們儘管把担不動的重担

子加在別人身上，而自己却連一個手指頭也不肯動！」
「禍哉！你們修築先知的墳墓，而殺害先



知者，却是你們的祖先。可見你們不同情於你們祖先所作的事；因為他們殺害了先知，而你們却修築先知們的墓地。」

「故此天主的上智也曾說過：我將打發先知和宗徒到他們那裡，其中有的被他們殺害，有的被他們放逐，以致從造世以來，所流的一總先知的血，都要向這一代的人追問。從亞伯爾的血起，一直到被殺在聖殿與祭台間的匝加里的血止。的確，我給你們說，都要向這一代的人算賬。」

「禍哉，你們法律學士們！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拿走了，你們自己不肯進去，却還要阻擋別人進去。」

耶穌這一席話，說得又痛快、又着實、又驚人。祂的慈善是無限的，但祂的威嚴也是無窮的。經師們因為深通法律，也稱為法律學士。他們在為民眾解釋聖經上所載的律例時，曾擅自增添了許多的無謂條

文，瑣屑累贅，予人們以很大的不便，但他們自己却不肯躬行實踐去遵守。他們還喜歡修飾先知們的墓地，但不是出於替祖先懺悔賠補的衷情，而專為掩飾祖先們殺害先知所犯的罪孽，故此耶穌說他們同情了他們祖先犯罪的行為。經師學士們既是鑽研聖經的學者，本應當相信天主自古以來在聖經所預許的救世主——默西亞，並且要虛心接受天主現在所派遣來的先知——耶穌的教訓和命令才是。然而事實却不是如此：他們非但不信從，反而仇視違抗；不但自己不相信，反更阻擋別人信主歸正。因此他們同法利塞輩同樣是該受禍的。

耶穌的一片至誠，却惹的惡人們仇視益深。聖史路加接着述說：「耶穌給他們講了這些話，法利塞和學士們，更惱怒至極，努力地強迫祂，盤問了祂很多的事，打算從談話中找耶穌的口實，以便控告祂。」

120 耶穌訓戒門徒

(1) 規勸 路加，拾貳，1—12

耶穌從法利塞家餐畢走出時，民眾們又歸攏上來，把耶穌團團圍住。聖史路加記載說：「當時人數

之多，幾至彼此踐踏。」歸依的民眾雖日見增多，但終不能消除惡仇們的陰謀惡感。耶穌用祂上智的神

光，早鑑到自身將要為世人學一個全燔犧牲，是無問題的；而門徒弟子們將來為主的緣故，受窘受困的也大有人在。耶穌藉此機會又向愛徒們諄諄善誘地教導了一番。

「沒有一個徒弟能勝過師傅去，也沒有一個僕役能超過主人去。徒弟得能如同師傅，僕役得能如同主人，那就很不錯了。若是主人被人罵為白爾責布，他的家人——僕從們就更不用提了。」

「因為沒有不會被暴露的隱私，也沒有不會被揭發的秘密。為此，你們在暗地裡所說的，必要在明

顯處被人查覺；在室內附耳所說的，必將在房頂上被人傳揚。」

「我的朋友們，我給你們說：對那些除了殺害你們肉身，而再無能為的，你們不要怕！我指示你們該當怕的：那有權能把你們的靈魂和肉身投到地獄中去的，那才是你們該當怕的。」

「五個家雀不是只值兩個小銀錢麼？在主前却不能被忘掉一個。就連你們的頭髮也一根一根地全數過了！故此你們不要怕，因為你們比家雀貴重得多！」

「我給你們說：不拘誰，凡在



人面前承認我的，將來人子在天神面前也承認他；凡在人面前否認我的，將來在天神面前也要

被否認。」

「當人們把你們解送到會堂，或到法官並有权勢的人面前，不要思慮該怎樣辯護，或該說什麼話；因為到那時候，自有教給你們當說的話的。原來不是你們自己說話，乃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心內說話。」

綜合以上耶穌的幾段談話，其意義就是：（1）按照耶穌的預言，傳佈天國的福音或專務救自己靈魂的工作，不是一種簡單、輕而易舉的事，種種的艱苦困難是定然難免的。如果真有惡人們敢於磨難我們的教會，威脅我們的信仰，毀滅我們的信德，我們身膺重任的神職人員們，必須堅決果敢，全力以赴，與惡魔們作殊死的鬥爭。刀鋸斧鑊算不了什麼。身可碎，頭可斷，而靈魂不可奪。什麼都可棄捨，天主不可背離。我們仰視天主的慈顏吧！一個小鳥，一根頭髮，天主都要照顧，何況祂自己建立的教會，及祂寶血所救贖的靈魂，豈能置之不管麼？只要我們勇敢地承認天主教

，天主父將來在天上也必定承認——收納我們。（2）但是我們也該知道：世俗的勾引，肉身的糾纏，魔鬼的奸計，這三大仇敵總要千方百計地阻擾和破壞我們的成功。我們稍一麻痹不慎，疏於防範，就有被迷上当的危險。故此有的人也許是因為頭腦不清，或者鬼誠在心，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自虛設大難臨頭，自張羅網，自掘坟墓，被欺騙，被利用，而不自查覺，以為這是「忠貞」，這是「堅決」，打着愛主愛人的招牌，而搞些不利身靈、不利教會，不利祖國的勾當，鬼鬼祟祟地明一套暗一套，或者死鑽牛角，或者竟要兩面派的手段，自以為聰明絕頂，人盡可欺，殊不知絕逃不脫天主上智的鑑觀及眾人的眼睛。因此耶穌說：沒有不被暴露的隱私，沒有不被揭穿的秘密。只有忠實坦白，虔誠盡職，才是正當的出路，才是成功的途徑。假先知的陰謀，白爾實布的毒計，我們必須加倍地警惕防備。

你們既然是天主寵愛的子女，就應該效法祂。應該以基督的榜樣，走上愛人的道路。祂寵愛了我們，甘心犧牲自己，為我們將自己供獻於天主，作祂喜悅的犧牲。

厄弗所書，伍，1—2。

本刊第一批試用的簡化漢字表

由12月16日開始

刘(劉)	独(獨)	觉(覺)	乱(亂)	坏(壞)	断(斷)	灶(竈)	邮(郵)
劝(勸)	献(獻)	观(觀)	个(個)	寿(壽)	晒(曬)	窃(竊)	陈(陳)
团(團)	当(當)	証(證)	备(備)	夺(奪)	条(條)	筹(籌)	际(際)
压(壓)	尽(盡)	丰(豐)	伤(傷)	奋(奮)	荣(榮)	罢(罷)	虽(雖)
学(學)	礼(禮)	办(辦)	侨(僑)	妇(婦)	样(樣)	罗(羅)	离(離)
实(實)	称(稱)	这(這)	伪(偽)	帮(幫)	标(標)	义(義)	电(電)
宝(寶)	种(種)	过(過)	促(儘)	庙(廟)	桥(橋)	兴(興)	灵(靈)
对(對)	粮(糧)	选(選)	优(優)	弯(彎)	档(檔)	举(舉)	齐(齊)
从(從)	才(纔)	还(還)	剧(劇)	爱(愛)	歼(殲)	盖(蓋)	
应(應)	声(聲)	边(邊)	剂(劑)	态(態)	气(氣)	荐(薦)	
战(戰)	联(聯)	医(醫)	务(務)	惨(慘)	济(濟)	虫(蟲)	
担(擔)	听(聽)	铁(鐵)	劳(勞)	怀(懷)	洒(灑)	蝇(蠅)	
敌(敵)	胆(膽)	双(雙)	势(勢)	惩(懲)	营(營)	蚕(蠶)	
会(會)	与(與)	难(難)	协(協)	恋(戀)	为(爲)	蛮(蠻)	
东(東)	艰(艱)	响(響)	参(參)	扫(掃)	尔(爾)	变(變)	
机(機)	万(萬)	头(頭)	乔(喬)	据(據)	环(環)	赶(趕)	
权(權)	苏(蘇)	养(養)	坚(堅)	拥(擁)	画(畫)	辞(辭)	
欢(歡)	处(處)	体(體)	执(執)	挤(擠)	众(衆)	运(運)	
灯(燈)	号(號)	党(黨)	垫(墊)	拟(擬)	碍(礙)	远(遠)	

通 十 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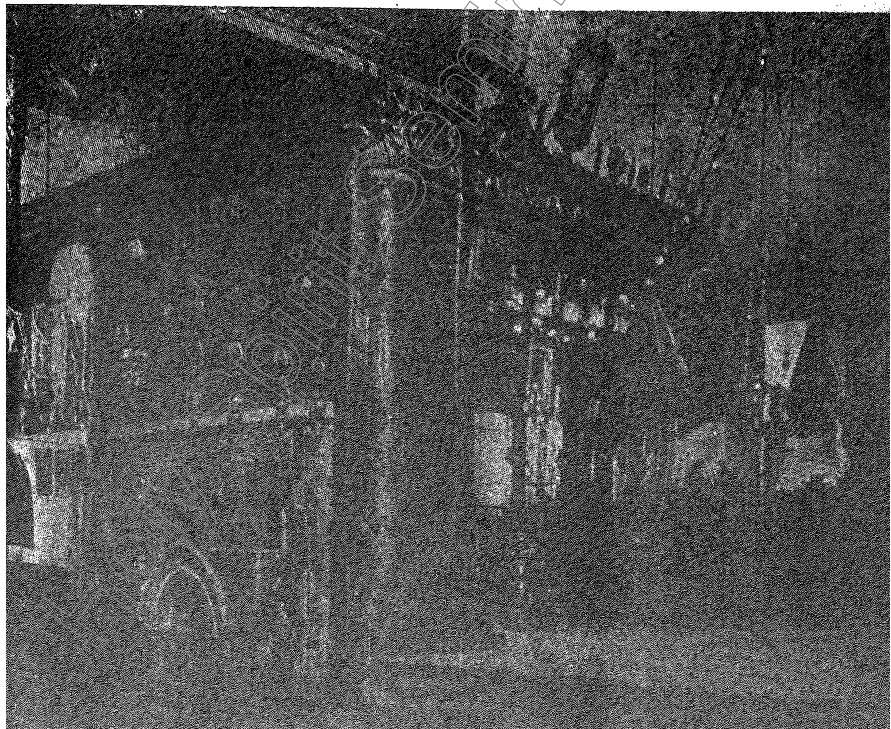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常務委員、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天津市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聖名若望），因患腦室出血症，於公元1955年12月11日下午2時45分，病逝於天津總醫院。終前妥領終傅聖事。請眾信友，為彼祈求，早賜陟登天域。

請 眾 信 友 為 彼 祈 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白冷郡聖誕堂內景





敬祝
聖誕
快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